

惕  
齊  
經  
說

惕象經說卷一

惠安孫經世

乾九三爻辭說

或問此爻輔嗣讀夕惕若厲句故云至于夕惕猶若厲也仲翔注無明文而解文言傳居上位不驕及繫辭傳其辭危一則言夕惕若厲故不驕一則言夕惕若厲故辭危是虞易亦曰夕惕若厲爲句也孟氏章句今已失傳而許氏說文解字於敘則云偁易孟氏於惕字解則云讀若易曰夕惕若厲是孟易亦曰夕惕若厲爲句也淮南人間訓漢書王莽傳俱引易夕惕若厲班孟堅代薦表張平子賦思元亦並偁夕惕若厲是漢諸家易皆曰夕惕若厲爲句也其改定夕惕若句始見伊川易傳及東坡易解而本義注

語猶曰惕厲連文似不依程傳改讀曰本義惕厲偶襲晚  
出古文尙書之休惕惟厲厲乃湊足惕字非正帖經厲字  
觀其釋厲无咎義卽用程傳雖處危地而无咎語則其與  
程傳同讀又惕若句較然可見然則傳義改讀得毋嫌立  
異乎曰此非程朱故異先儒乃先儒自異文言傳耳傳之  
乾乾因其時而惕卽爻之終曰乾乾又惕若也傳之雖危  
无咎卽爻之厲无咎也若字屬上厲字屬下語意本自明  
白舊讀乃曰若厲強爲黏合宜冲遠孔氏竊議其於理未  
盡也程朱從而更正之夫豈好與先儒爲難哉然則惠氏  
半農易說據說文寅下引易又惕若寅沾寅於又惕若下  
謂古音寅與乾協說文一引作惕乃後人亂之定字周易

本義辯證周易述踵成其說謂此爻本與二四五爻韻夤  
下所引乃真孟氏古文虞氏世傳孟學目乾有夤敬義故  
言乾象爲敬若下脫夤乃俗本今文之誤近郊海何氏又  
謂說文若厲若夤兩見一曰存今文之舊一曰存孔子六  
經之舊而上韻田人乾下韻淵天人作夤較勝斯其說亦  
有一當否曰惠氏目誤脫夤爲今文爲俗本則古文當不  
至誤脫據古文言乾象者更不容誤脫何曰先儒所傳盡  
今文俗本無一出古文而世傳古文據目言象者轉誤同  
今文俗本何氏目若厲若夤分今文古文則古今文夤字  
厲字均屬夕惕若旬其无咎上皆不更箸厲字何曰文言  
傳釋經上句本有夤有厲絕不一及夤厲下句本無厲轉

憑空而曰危代厲至爻之或韻或否韻之或連或隔全經中往往參錯不齊又安得藉此爲經文左證耶然則說文引易何爲忽厲忽夤曰此當目厲正夤不當是夤非厲亦不當謂厲夤兩是夤下引易之夤字本爲厲正猶麓下引易之麓字本爲麗豐下引易之豐字本爲豐耳麓下引易百穀艸木麗於土所目明从艸麗之意豐下引易豐其屋所目明從山豐之意夤下引易夕惕若厲所目明從夕之意目視庸下言从庚之意而引易先庚三日祝下言從兌省之意而引易兌爲口爲巫其例一而已矣

突如其來如突字本無別體說

經文突如灌魏諸家易本皆無別體故陸氏釋文於本卦草木麗下土下巽下鼓下嗟下沱下戚下離王公下俱明出某作某某作某至此突字下雖詳及王讀舊讀而於各家經文初無異辭焉至宋晁氏曰道始謂突說文作去或作𡗗京鄭皆作𡗗說見呂氏音訓惠氏定字篤信其說遂目今本作突爲譌其校周易集解荀氏注校鄭氏注自撰周易述突俱改作𡗗近孫氏步升輯孟氏章句改突爲去云亦作輯京氏章句九家集注並改突爲𡗗張氏皋文著虞氏義亦改突爲𡗗凡皆步惠氏後塵而祖述其說於晁氏耳竊嘗綜而核之晁氏謂京鄭皆作𡗗未嘗謂荀虞九家皆

作𤇑也則據晁說改荀虞九家易非也鄭氏注久無全書此節解本採自秋官掌戮疏而疏引經突如注突如皆未嘗作𤇑是晁氏謂鄭作𤇑本無確證而京可知也則據晁說改京鄭易亦非也說文傳易目孟爲主而去下引易突如其來如而云去卽易突字

此依小徐本大徐本及集韻皆誤

正與鞞下

引周禮柔皮之工鞞氏而云鞞卽鞞也一例此所引作突不作正文去字猶之彼所引作鞞不作正文鞞字也此所引不作正文去字而目突爲去之俗猶之彼所引不作正文鞞字而目鞞爲鞞之俗也則據晁說改孟氏易更非也夫訂定經文貴不失本來面目經本用正字而習非勝是轉棄正目從俗固不足與治經經本用俗字而自我作古

輒改俗目歸正亦非所目尊經二者識趣波淺雖不同要  
其失之誣則一而已矣



易釋文引說文五十餘條

易釋文引說文約五十餘條其別爲說文所引之易例俾  
說文作某如離草木麗下云說文作麗華相息下云說文  
作熄文蔚下云說文作斐繫辭柝下云說文作櫟說卦的  
下云說文作馱是也又例再說文作某而并及其說如睽  
掣下云說文作𢇛云角一俯一仰姤梃下云說文作櫛云  
絡絲趺也困𦏧下跪下云說文作𦏧作𦏧云𦏧不安也井  
甕下云說文作甕當作汲餅也豐豐其屋下云說文作豐  
云大屋也旣濟衣袽下云說文作絮云縕也夬次下云說  
文及鄭作趣說文倉卒也又大畜惜下云九家作告說文  
同云牛觸角箸橫木所目告人坎祗下云京作禪說文同

安也又履愬愬下云馬本作競競云恐懼也說文同說卦  
燠下云徐本作曠云熱曠也說文同是也凡此皆目箸其  
文之異也其或說文未嘗引易則但俾其說而不云說文  
作某如乾无下云說文云奇字無也確乎下云說文云高  
至坤餘殃下云說文云凶也訟掇下云說文云拾取也小  
畜車說下云說文云解也此釋注卽目釋經故并及之豫  
注雖下引說文與經文無涉故  
載不豫盱下云說文云張目也剝下云說文云裂也復有災  
下云本又作災鄭作裁案說文裁正字也灾或字也災籀  
文也无妄下云說文云妄亂也家人下云說文家居也睽  
下云說文云目不相聽也此依宋本于巷下云說文云里中道  
也解圻下云說文云裂也因劓刖下云京作劓劓案說文

創斷也井心惻下云說文云痛也漸孕下云說文云懷子  
曰孕桷下云說文云秦曰椳周謂之椳齊魯謂之桷未濟  
汽下云說文云水涸也揲下云說文云閱持也爲耒下云  
說文云耜曲木楫下云說文云舟櫂也爲弧下云說文云  
木弓說卦著下云說文云蒿屬生千歲三百莖易曰爲數  
果蓏下云說文云在木曰果在地曰蓏又繫辭震下云京  
云震者雷之餘氣挺生萬物也說文同是也其或說文所  
引卽諸家易則亦但傳其說而不云說文作某如屯漣如  
下云說文云泣下也泰荒下云本亦作沕說文水廣也豫  
殷下云說文云作樂之盛傳殷賁緡下云說文云老人兒  
无妄畚下云說文云二歲治田也習坎窞下云說文云坎

中更有坊明夷用拯下云說文云舉也并洌下云說文水清也繫辭確然下云說文云高至又咸肫下云鄭云背脊肉也說文同是也凡此皆足見其文之同也抑嘗綜同異諸條而細核焉有釋文本未備當取說文之備以補之者有釋文本承譌當辯說文之譌而刪之者有釋文誤引說文而說文實不誤宜攷而正之者有釋文所引之說文誤而他書所引說文自不誤宜依而定之者有釋文未嘗誤而誤自今本宜據說文目訂今之釋文者有釋文所引說文未嘗誤而誤自今本宜據釋文目訂今之說文者有今釋文與今說文彼此互誤宜參酌焉目歸畫一者有今釋文與今說文均難直斥爲誤宜兼存焉目備參攷者釋文

有二易重門擊柝說文一引作櫟一引作櫟釋文云作櫟不云又作櫟是無目見櫟爲正字櫟爲俗字而析乃其俗體也爲的顙說文一引作駟一引作的釋文祇云作駟不云又作的是無目見駟爲正字的爲俗字而的乃其俗體也所謂當取目補之者此也承譌亦二說文豐字解本引易豐其屋曰明豐之从宀豐麗字解本引易百穀艸木麗於土曰明麗之从艸麗明麗之从艸麗豐之从宀豐而所引不必有麗有豐猶之引易先庚三日曰明庸之从庚而文無庸引易兌爲口爲巫曰明祝之从兌省而文無祝引易井法也曰明刑之从井引易地可觀者莫可觀於木曰明相之从目木而文無荆無相也釋文乃云說文

作麗作豐抑思麗土之麗卽麗天麗正之麗麗天麗正不  
聞作麗而謂麗土獨作麗乎豐屋之豐卽豐蔀豐沛之豐  
豐蔀豐沛不聞作豐而謂豐屋獨作豐乎然則作麗作豐  
陸所見乃傳譌之說文而非說文底本斷斷然矣所謂當  
辯而刪之者此也誤引說文及所引說文之誤各一釋文  
掣下云說文作翹云角一俯一仰案角部解角一俛一仰  
本目釋翹字其釋翹字則爲一角仰目爾雅角一俯一仰  
翹皆踊翹證之一角當本爲二角爾雅翹在翹下故蒙上  
義曰皆踊說文翹在翹上故自爲義曰二角仰其與翹訓  
判而爲二均也陸曰翹訓爲翹訓蓋於說文偶失檢耳所  
謂宜攷而正之者此也果茲下云說文云在木曰果在地

曰蕪據齊民要術在地曰蕪係許氏淮南注語其說文解語乃是在艸曰蕪在艸與在地錯出者注書王說大義故目其附地而偶之在地解字主說字形故目其从艸而偶之在艸言各有當也陸混在艸於在地其所引實不若賈氏之爲不失其真所謂宜依而定之者此也至今本釋文之誤其一則泣下乃說文漣字解其下卽引易泣涕漣如釋文於漣如下不云說文作漣而直引說文泣下解蓋由漣如漣字本同說文作漣不作漣也若如今本是竟目漣之或字當泣下之漣也其一則水廣乃說文沍字解其下卽引易包沍用馮河釋文於沍本亦作沍下不云說文作沍而直引說文水廣解蓋由本亦作沍沍字本同說文作

證不作充也若如今本是竟目去之或字當水廣之證也  
其一則高至乃說文霍字解其下卽引易夫乾霍然釋文  
於確然下不云說文作霍而直引說文高至解蓋由確然  
確字本同說文作霍不作確也若如今本是竟目确之俗  
字當高至之霍也其一則文言確乎與繫辭霍然意別論  
本義自應作塙不作霍而釋文於確乎下并引說文高至  
解則目知陸所據經文固卽借高至之霍爲堅不可拔之  
塙也如今本作確高至之說又曷目偶也其一則小畜注  
車說輻卽下經輿說輻故釋文於車說云吐活反下文同  
而其下徑引說文解也釋之解下少一挽字或說文本從  
省或今本轉寫之誤皆未可  
定則目知陸所據經注皆不借說釋之說而直作解挽之



挽也如今本作說解也之引胡竟無徵也其一則衣袂字  
說文所引乃从糸奴聲之絮非从糸如聲之絮其解則訓  
絮縵非僅訓縵釋文併說文作絮當本作作絮併其解爲  
縵也當本作絮縵也今本失之其一則用拯字說文从升  
聲訓上舉引易拊馬壯其變从丞聲訓舉蓋出自字林釋  
文於拯救之拯下引說文舉也當本作字林云舉也於子  
夏作拊下引字林拊上舉當本作說文同云上舉也亦今  
本失之說文拊从升聲大小徐本及廣韻集韻類篇韻會  
並同釋文曰拊上舉屬字林曰拯舉也屬說文自  
係轉寫之誤段氏懋堂轉據誤本釋文曰  
改不誤之說文何其見乃出鼎臣等下哉其一則幡下釋  
文引說文老人兒兒當本作白也說文白部解於皤則云  
鳥之白於皤則云霜雪之白於皤則云艸萼之白於皤則

云玉石之白於曉則目爲日之白目別於月白之爲皎於  
皤則目爲老人之白目別於凡人色白之爲皙雖條分縷  
析於白之類各不相混要之白之所指不同而皆緣白生  
義則同況易皤如卽目老人白之白通爲白素之白義實  
取諸白非取諸老何得如今本引作老人兒致老義見而  
白義不見目上宜訂者共有八今本說文之誤其一則舛  
字解誤挽易曰其行趣且其一則欄字解誤挽易曰繫於  
金欄其一則囁字解誤挽易曰囁傲漏其一則熄字解誤  
挽易曰水火相熄其一則褪字解安下誤衍福字其一則  
櫬字解素名屋椽也誤作素名爲屋椽周謂之椽誤作周  
謂之櫬目釋文勘之宜訂者共有六若夫耒之義爲耕耨

木耕卽耕也耕曲木卽釋曲木也今釋文及說文一云手

耕曲木也一云說文云耜曲木觀釋文言耜不言手而說

文手字之爲誤衍可見廣韻去聲第十八引說文只作耕曲木則說文耕上本無手確有明

證觀說文作耕不作耜而釋文相字之爲誤書可見釋文此下

云字林同而禮記月令載耒下引字林正作耕曲木則此引說文耜本作耕確有明證 耜耜之義爲

不安不安乃合耜耜言之蓋耜本訓別鼻而與耜連則爲

不安詞也今釋文及說文一云耜耜不安也易曰耜耜一

云說文耜作耜耜作耜云耜不安也觀說文言耜耜不安

而釋文耜不安上之有誤掄可知觀釋文言說文作耜而

說文耜耜耜字之皆爲誤文可知斯則宜參酌目歸盡一

者也至若殃之義今說文云咎也今釋文云說文云凶也

肫之義今說文云背肉也今釋文云鄭云背脊肉也說文同曠之義今說文云乾也今釋文云徐云熱曠也說文同將目說文爲誤而釋文之得未可必則說文之失未可議也將目釋文爲誤而說文之是未可憑則釋文之非未可定也斯又宜兼存目備參攷者也

易九六七八解

易有九六七八何曰揲蓍之汰每三變畢取所得過揲之  
第四分之其策三十六則所分皆九其策二十四則所分  
皆六其策二十八則所分皆七其策三十二則所分皆八  
此九六七八所由稱也七與九皆陽數八與六皆陰數何  
曰名爻獨取九六曰陽數九老七少陰數六老八少老變  
而少不變周易曰變爲占故卽以所占名爻也曰所占名  
爻而爻下明象之辭不專爲占設未始不豫爲占地蓋象  
著而變寓其中辭在而占莫能外傳所謂觀象玩辭觀變  
玩占其事固非截然爲二也所占在九六則七八舉非所  
占而左國何曰云貞屯悔豫皆八何曰云泰之八艮之八

曰周禮太卜兼掌三易蓋夏商與周易容有時互用周易  
占變夏商易占不變遇變爻則目周占法占之遇不變爻  
則目夏商占法占之其例或不盡拘也然則九六七八之  
數如孔疏所載前說及馬季長王子邕唐一行郭子和邱  
行可錢國瑞諸說亦有可采者乎曰馬王孔疏說於九六  
雖有合而於七八難通行說九六七八皆以餘數得名  
周易名爻何目不用正數而用餘數郭氏說七八積數無  
異九六強爲分配名實終嫌乖舛邱氏說附會甚巧然九  
六乃一畫之爻何得牽合目三畫之卦錢氏說襲本義天  
圓地方圍三圍四之論而推衍之布算雖密核目本然實  
數亦祇成畫餅耳

易先天圖辯

今夫易一而已孔子之易卽文王之易文王之易卽伏羲之易耳未聞文王嘗爲後天圖而伏羲別有先天圖也未聞孔子帝出乎震節屬後天圖說而易有太極節及天地定位節乃先天圖說也信如邵子所傳伏羲果有此圖孔子果說此圖自孔子而後閱世凡幾何以絕無一人道及而彼去孔子且遙遙胡獨懸測而知爲此圖之說而援而證之且夫此圖之可疑伊川程子蓋不欲見之矣龜山楊氏蓋見而不之信矣象山陸氏嘗病其非作易本指矣林氏袁氏嘗糾繩其謬而攻之矣卽在朱子亦嘗謂其近於穿鑿附會矣而自宋季以迄近世諸家所辯備極詳明更

有令邵子無從置喙者邵子曰易有太極節證先天卦序  
試問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果確然有當於太極  
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義否耶而八分爲十  
六十六分爲三十二二十二分爲六十四其無經文可依  
託者無論矣邵子曰天地定位節證先天卦位試問乾南  
坤北離東坎西震東北兌東南巽西南艮西北果確然有  
當於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之義否  
耶而大圓圖始復姤終乾坤大方圖乾始西北坤盡東南  
其無經文可依託者又無論矣先天圖之非出於義益斷  
斷然矣



書中星解

謹案中星月令於每月兼言昏旦堯典鳥火虛昴則專就  
四仲初昏言之言昏而且從可見猶之言仲而孟季從可  
推也或據僞孔傳孔疏曰鳥爲南方宿象火虛昴乃舉一  
宿曰概其餘皆謂七宿竝見非的指昏中之星夫攷驗星  
躔不測其中而但觀一方之竝見設推步有差何從而審  
古法雖簡易不應疏畧至此且卽依此說四仲亦當各統  
曰宿象文義始明胡於春則曰宿象統之於夏秋冬乃曰  
一宿概之乎或主昏中解而於星鳥猶沿宿象之譌更說不去嘗攷夏小正云五  
月初昏大火中此昏中之一徵也夏去唐未遠故中星如故書大傳云  
主春者張此蓋曰鳥卽張星昏中可曰種稷主夏者火昏中可曰

種黍主秋者虛昏中可目種麥主冬者昴昏中可目收斂

此昏中之又一徵也

昏中謂昏中於南方故大傳又云天子南面而視四星之中

又案鳥火或本鄭氏說指鶉火大火二次或本馬氏說指

七星心星二宿

鄭氏亦以此說

竊謂前說斷不可從蓋謂之中星

自當確指一宿若概舉一次則一次凡二三宿將以何者

爲中

或謂二三宿迭爲中星亦強爲遷就

且秋冬皆指其宿不應春夏獨舉

其次卽曰互見爲解要之卽春夏目例秋冬其義易知卽

秋冬目例春夏其義實有難明也然則鳥火當斷從後說

乎曰心星之說誠無目易凡詩言流火夏小正言內火左

傳言火出火中火入火伏左傳國語言火見考工記左傳

公羊傳爾雅言大火皆指心言耳夏小正傳於大火中明

釋目心尤爲確證七星之說亦與大傳各備一解蓋星與張皆屬鶉火史記天官書一目爲嗥一目爲頸皆謂鶉鳥之頸與嗥也抑嘗互參經傳而得一解焉爾雅云味謂之柳天官書本此謂柳爲鳥注星頸張嗥皆緣此而言索隱謂注漢志

作味又引爾雅味作鳥味是柳可名鳥味也

柳注味皆音近相通

又

爾雅曰柳表鶉火左傳曰味爲鶉火與心爲大火竝舉考工記注曰鶉火之柳與大火之心竝稱左傳又言鶉之賁賁而申之曰鶉火中乃謂柳星之中非謂鶉火次之中蓋柳屬鶉火卽稱爲鶉火亦卽稱爲鶉猶之心屬大火卽稱爲大火亦卽稱爲火曰火稱心目鳥稱柳其例一耳目此詰堯典殆未爲無據乎

又案堯典中星與月令率差一月宋元明諸儒多斷曰歲差說自不易鄭答孫顥謂月令舉月初朔書總舉其初中此乃鄭氏未諳差法差法至東晉虞書始立故強爲遷就耳其實卽如此遷就亦不應或謂鳥火虛昴係指季月則經明言仲何得輒改爲季或謂堯典曰午爲中月令曰未爲中則中應屬午何得忽移而之未或又據夏小正初昏參中與月令同月謂中星未嘗不合據呂氏春秋古樂篇黃帝時日在奎與月令同月謂日躔無異則中星亦無異曰此力申鄭義而破差法抑知夏小正參字中字必有一誤觀下大火中與月令仍差一月可見夏小正旣誤呂氏春秋未必非錯乃欲借此傳會舉厯代相傳差法一洗而空之不已誣與且中

星之有遷移自月令而後復厯數宮彼又將何以爲說乎

尙書七政解

附璿機玉衡解

謹案尙書七政漢儒解者互異惟鄭注日月五星之說最

確

鄭說見史記五帝紀集解蕭吉五行大義引尙書攷靈曜亦曰七政指日月五星蓋卽鄭說所本

蓋之

七者盈縮進退備極參差而度數限節各自秩然不紊天之所目爲政不外是帝王之所目驗其政亦不外是也若如尙書大傳春夏秋冬天文地理人道之說則於數雖適符於義實錯出此政字自專屬在天胡爲乎及地與人如史記律書天地二十八宿十母十二子之說則於義雖無礙於數實有乖經文明明曰七爲斷胡爲乎多至五十卽如馬氏北斗七星各有所主之說見史記天官書索隱於義與數胥合其大指亦與鄭說殊途同歸然言北斗七星而日月五

星之度仍有未詳何著言日月五星而北斗七星之用已無不該且日月五星之爲離爲宿於列舍罔或不周而爲干爲支爲四時皆由是而定焉是主此一說並足目包二十八宿十母十二子及春夏秋冬之說也紛紛何爲焉

又案七政所由齊端賴有璿璣玉衡

璿宋本太平御覽廿九卷引尚書大傳作

旋史記律書漢書律口志天文志並同五帝紀作璿集解正義引鄭注天官書索隱引尚書及馬鄭注並同天官書作璿本或作琬封禪書作琬蓋作旋者爲今文故大傳訓爲還作璿者爲古文故馬鄭訓爲玉璿璿通琬即璇省文概係孔傳本作璿觀大傳幾微及馬鄭轉旋動運之解今文古文蓋本皆作璿今史記及漢書天文志作璿蓋後人依僞孔本改之唯大傳律口而璿璣玉衡解漢儒亦未盡志今尚作璿當卽據爲定本

一有目璿璣玉衡爲北斗七星者此史記天官書之說

索隱

引春秋運斗樞說亦見禮記曲禮檀弓正義漢書天文志亦所本運斗樞說亦見禮記曲禮檀弓正義

同此說有以旋機爲北極者此尙書大傳之說劉向說苑

辨物篇及劉昭續漢天文志注皆同此說有專以玉衡爲

北斗者此漢書律口志之說志云佐助旋機斟酌建指以齊七政故曰玉衡劉昭

注續志亦同此說諸說於明時大義皆有關合但以此齊

七政似覺虛而無著終不若馬氏渾天儀之說見書疏及史記索隱

有器可憑有象可測於法爲較密也或問馬說亦有所據

否曰晉書隋書天文志嘗引尙書攷靈曜觀玉儀之遊初

記天部引此遊作遊鄭氏此馬說之一證也又嘗引春秋

文耀鉤絃和立渾儀此馬說之又一證也至其以璿爲玉

則與說文合以衡爲其中橫篇篇書疏引作篇則與蔡邕說合蔡

記書疏及此又足以見其說之必有師承也鄭注解衡字



雖若稍變其說而渾儀大旨則斷然信從豈非以斯義確  
不可易哉

虞周朝數說

謹案朝禮所垂其爲非常之舉者不可曰年計其行於畿內者亦不可曰年計就畿外而論其常禮虞時蓋分諸侯

爲四部部各一歲四歲而周

本植之熊氏說

至周則分諸侯爲六

部部各升降一歲六歲而周周曰四歲者合之巡守之歲

共五歲統四部計之則爲五載四朝堯典所言是也自各

部計之則爲五年一朝王制所言是也

本叔重許氏邵公何氏植之熊氏用

之陳氏說

王制與堯典同一巡守之期卽同一朝期期固萬無

可疑也周曰六歲者統六部計之則六歲中爲朝共十有

四自各部計之則六歲中爲朝或六或三或二或一大行

人所云侯服歲壹見甸服二歲壹見男服三歲壹見采服

四歲壹見衞服五歲壹見要服六歲壹見是也要服視虞  
較疏而侯甸等視虞加密者朝數酌遠近目爲損益初非  
輕變乎前聖猶之時巡準時勞而異久速初非積玩於後  
王也至於虞四部或謂卽禹貢五服中四服則去甸存荒  
朝期旣不應若是太急去荒存甸朝期又不應若是太緩  
卽分屬四方之說朱子蔡九峯吳草廬皆主此說亦苦於經傳未有的據  
周六部或謂各目其朝歲分四方配四時而行朝宗觀遇  
之禮此賈氏解鄭氏周禮注之記則各時或一服二服中一方盡空或  
三服四服中一方盡空設不幸有不測之變將孰從而禦  
之卽每方各分四方之說此賈氏景伯及孔氏詩疏推鄭氏周禮注說亦未免  
失之牽強煩碎竊謂書缺有間虞四部自難臆指而目清

聖王之意者六部之朝各限日歲而不限日時其禮之爲  
朝爲宗爲覲爲遇卽隨所至之或春或夏或秋或冬而成  
焉則此來彼往旣無虛方啟釁之虞而可後可先又有從  
容不迫之樂自此推周制并日通之虞制殆庶幾其有當  
乎

又案虞之朝制不明由說者誤解堯典并誤解王制堯典  
之解一誤於馬氏一誤於鄭氏如馬氏說四朝爲朝方岳

見釋文

則上文云肆覲東后云如岱禮云如初云如西禮其

於方岳四面之朝已明言之何煩複述而朝京師之正禮  
上文初未言及何竟置之不論雖某氏傳孔氏疏曲爲附  
會吾恐其說終有難通也至胡氏因其說而更張之謂五

年停一年餘四年各巡一方各有方岳之朝胡說見少類林氏尚書解

斯則誤解四朝并誤解巡守謬悠更無足辯矣如鄭氏說

四朝為四季皆朝京師見釋文西莊王氏淵如孫氏引禮記疏及史記集解所載鄭注四

年四方分來朝歲徧之文謂鄭意蓋目四方分朝四年使

鄭意果如此當云四歲而徧語意方明何得止云歲徧觀

鄭注王制稱虞夏諸侯歲朝者再孔疏即引鄭此注為證

而孝經注五年一朝孔氏又謂先儒疑非鄭注可見鄭意

是指四歲皆朝恐唐虞時政尚寬閒未必勤勞諸侯至此且古稱

諸侯萬國雖未必實有其數計亦不下數千若令每歲徧

朝是興嗟道長者既目數千計而王之接見得毋不勝其

煩諸臣日日待賓客為事得毋有不遑他務之苦揆之理

勢斷不然矣王制之解一誤於鄭氏孔氏一誤於韋氏宏

及王氏甫鄭目五年一朝為晉文霸時所制孔引昭三年

左傳文襄令諸侯五歲而朝爲證獨不思文襄身未嘗一  
至京師何能使諸侯朝王卽有是令不過令諸侯朝霸主  
或令諸侯自相朝而已與王制言朝天子事有何關涉而  
得據呂立說乎孔旣知王制與左傳兩朝字不同而猶遷  
就其說豈疏家例不破注必當曲爲之護乎韋呂五年一  
朝卽周之衛服五歲一見夫王制乃概言朝禮何得於數  
服中獨指一服王呂五年一朝爲方岳之朝其說又與馬  
氏若出一轍要之皆誤解王制者也王制誤而堯典乃因  
之益誤矣周之朝制不明由說者信周官而不信大行人  
卽信大行人而未免仍信周官夫大行人言六歲中遞有  
來朝而周官乃言六年五服一朝是王者與諸侯五年中

皆享其逸而至六年乃皆任其勞也有是理乎且虞夏止有五服至周則有九服其在九州內者實有六服周官篇首稱六服羣辟當矣至論朝禮乃僅言五服雖要服路遠外逼四夷誠如孔疏所云而附在中國何得援蕃國世見之例且寬目六年亦豈有不能及期之憂除此一服殊覺無謂充宗萬氏乃謂周官五服卽周語所謂甸侯賓要荒夫周語之甸侯賓要荒卽禹貢之甸侯綏要荒曰此辭周朝制是其失視解四朝曰四服者爲更甚也而謂足目難大行人乎或又謂大行人與周官周時本有此二法此孔氏左傳疏說夫一代典章自宜畫一既有大行人一法又有周官一法將令來朝者何所遵循耶或又謂周官與大行人語

意各有所主大行人所云蓋遣使因貢而見非諸侯自來

周官所云乃諸侯自行朝禮與左傳再朝而會事實相當

此孔氏書疏及左傳疏說夫周禮春見夏見等皆謂諸侯親見何獨此

處見字乃屬之遣使左傳再朝而會崔氏曰爲朝霸主之

法詎得指爲朝王且本文自言再朝而會未嘗言一朝又

未嘗明言六年乃牽混強湊引爲左證不亦愼乎或又增

大行人朝數曰合周官謂要服朝之歲五服盡朝卽所謂

六年五服一朝

此陳氏禮書說

夫五服盡朝乃本文所無何得意

爲添出且如其說是四歲見五歲見者於常朝外又多一

朝周官與大行人之不合者不且因其說而益不合耶或

又損大行人朝數曰就周官謂大行人歲壹見二歲壹見



云云乃指第一歲見第二歲見云云至六年而六服各壹見  
適符六年一朝之數周官止言五服蓋略要服而不數

耳此大可毛氏慎修江氏翌聖任氏說

夫據大行人積算六服至六年明明

有一見二見三見六見之異乃欲改六見三見二見之實  
爲各一見因強歲壹見二歲壹見三歲壹見四歲壹見五  
歲壹見六歲壹見之文爲壹歲見二歲見三歲見四歲見  
五歲見六歲見曾聖經文法可任意顛倒如此耶且周官  
旣不數要服何不云五年五服一朝而必曰六年五服一  
朝耶或又改周官文義曰附大行人謂周官所謂六年一  
朝非謂五服至是各一朝乃謂五服至是而徧朝雖六年  
中或一朝或二朝或三朝或六朝朝數不一而六服之朝

實於是而徧故謂之六年一朝此秦氏五禮通攷說夫既有二朝有

三朝有六朝與周官所云一朝實較然不同而必欲混而

一之雖巧爲調停亦終成曲說耳凡茲數說紛紛錯出皆

所謂信周官而不信大行人卽信大行人而未免仍信周

官者也而豈知周官乃東晉僞古文攷周禮者固當一洗

而空之耶

又案國語魯語有五年四王一相朝之文說者謂四王卽

堯典四朝此韋氏注所載唐尙書說蓋以五載四朝與五年四王數適

相符但堯典言四朝而先之曰一巡守魯語言四王而繼

之以一相朝仍未免彼此互岐又周語有侯服祀賓服享

要服貢之文說者謂卽大行人之侯服歲一見云云此韋氏及

任氏夫大行人有六服而周語止三服彼此配合終嫌牽強且如韋氏說則賓服祇概言供時享何曰見其見之或曰二歲或曰三歲或曰四歲或曰五歲如任氏說則侯服祇概言供月祀何曰見其見之或曰一歲或曰二歲或曰三歲或曰四歲凡此皆義有可疑無容妄爲穿鑿者也

問先儒臆虞書作服多異鄭注是非若何

案虞書作服之義惟鄭注最爲確當諸儒紛紛異解如王

肅謂舜時三辰卽畫於旌旗不在衣

此說竟將經文日月星辰字削去矣

衣止有三章也顧氏分華蟲爲二謂華取文章雉取耿介是衣竟有七章也其說固顯然繆誤而誤之多尤莫過於僞孔氏書傳傳曰畫三辰山龍華蟲於衣服旌旗夫方論衣服而忽旁及旌旗其辭不嫌駢枝乎又曰宗廟彝樽亦曰山龍華蟲爲飾夫宗彝爲裳六章之一乃除此章不算竟於作會下藻火上橫發一論謂宗彝中亦畫山龍華蟲不唯於經義無當直謂之文法不通可耳至於火以圍而彼則曰火爲火字粉米一物而彼則曰粉若粟冰米若聚

米締繡謂耨目爲繡而彼則曰葛之精者曰締斯猶其誤  
之小者乎而其中更有誤之千餘年而莫覺其非者則敝  
爲兩已相背句是也夫敝與繡一類繡象斧形敝爲兩已  
相背獨何所象乎嘗攷玉篇ノ部載弗字古文作亞北字  
空與出當卽本之說文今本說亞左从弓右从反弓有兩  
文ノ部弗下闕此蓋傳寫誤脫爲亞文之解顏注亞文字本作亞故下云亞古弗字今本  
弓相背之形意古說敝之文爲亞舊傳遺訓如此故顏師  
爲亞文之解顏注亞文字本作亞故下云亞古弗字今本  
亞弗字今本象取兩弓相背敝文爲亞猶之繡文如斧皆目諧聲  
取義也敝有取乎兩弓相背猶之繡有取乎斧形皆目旌  
武寓意也如此於繡敝一類之指庶有當焉彼僞孔氏兩  
已相背之云殆襲舊說而譌其字耳

夏擊鳴球 至 鳳皇來儀解

謹案夏擊云云言舜廟堂上之樂下管云云言堂下之樂

簫韶句則總上下之樂而言 此目下冬本鄭氏注而發明之鄭注見書經疏及周禮大

司樂疏大司馬疏詩有瞽疏卷 夏操也亦擊也 廣雅釋詁 鳴

球玉磬也玉磬言夏擊卽子雲長楊賦所云拈隔鳴球也

韋昭云拈操也師古云拈隔擊考也 搏拊器如鼓章爲之著目稊所目節樂

卽爾雅釋樂所云和樂謂之節也搏拊爲如鼓之器其證

有六禮記明堂位云拊搏玉磬指擊 拊搏與玉磬指擊並舉明指樂器 證

一也大戴記禮三本云縣一磬 磬磬通 而尙拊搏 史記禮書

論作縣一鐘尙拊隔 證二也樂記云會守拊鼓證三也周禮大師小

師皆云登歌擊拊 此擊拊與下鼓幟擊應鼓文法一例 證

自當以康成拊形如鼓之說爲允

四也尚書大傳云呂韋爲鼓謂之搏拊又白虎通引大傳

云拊革裝之呂韋

見大師賈疏賈云今書傳無者在亡逸中案今白虎通禮樂篇引大傳誤作

搏拊鼓振呂秉

證五也釋名釋樂器篇云搏拊呂韋盛糠形如鼓

證六也琴瑟卽明堂位所云大琴大瑟中琴小瑟也琴瑟與搏拊僅舉其名不如鳴球有夏擊之文者言搏拊琴瑟而其爲擊爲鼓從可知猶之下文言管鼗鼓祝敔而其爲吹爲播爲擊爲鼓從可知也詠歌詩也呂詠呂上四者合歌詩之聲也合歌詩惟此四者呂鳴球器尊又與琴瑟皆輕清之音搏拊旣可爲樂之節又有象於德之寬和也凡此皆樂之作於堂上也何呂知其作於堂上卽呂下文管與鼗鼓等別言下知之也管如箏而小詩那所謂嘒嘒管聲

是也鼓小於鼓而與鼓並設那所謂置我執鼓是也鼗鼓與  
與拊拊一類而上下攸分猶之大師之幀小師之應鼓與  
拊一類而上下頓別也祝狀如漆簞中有椎連底撞之用  
呂合樂敵狀如伏虎背有刻呂物操之用呂止樂故曰合  
止祝敵祝敵之用未嘗不及堂上而其器則屬堂下所爲  
與鼗鼓等竝目爲堂下之樂也笙庸經文鏞字鄭注本據  
作庸庸古與頌通  
儀禮大射儀阼階東有笙磬其南有笙鐘西階西有頌磬  
其南有鐘康成注云鐘不言頌省文也古文頌爲庸周禮  
賦庸  
亦有頌磬笙磬康  
成注云頌或作庸蓋東方樂爲笙笙生也象東方陽盛萬  
物生也西方樂爲庸庸功也象西方物熟有成功也然則  
概言笙庸而東西階諸器胥統之非但止笙庸二器也呂



間言堂下之樂與堂上間作也堂上之樂不一而呂詠爲  
主故要其歸曰呂詠郊特牲所謂貴人聲也堂下之樂亦  
不一而呂管爲主故開其端曰下管大師注所謂貴人氣  
也簫韶蓋舜樂名白虎通禮樂篇引禮記舜樂曰簫韶朱  
均注樂說謂民樂其肅敬而繼堯故曰簫韶是也簫古通  
作箭故說文竹部云舜樂曰箭韶左傳襄二十九年又云  
見舞韶箭者箭簫形岐韶箭簫韶文倒而不害其爲同猶  
之搏拊一器或作拊搏或作拊膈而不得疑其或異也成  
猶終也每曲一終必變更奏傳言九奏周禮言九變此言  
九成其義一也蓋上下之樂於是大備也又案祖考句言  
其樂之感神虞賓二句言其樂之感人鳥獸句鳳皇句皆

曰其樂之感物而言祖考舜祖考考謂瞽瞍祖蓋顓頊及

敬康曰下顓頊爲太祖廟敬康至瞽瞍爲四親廟禮稽命

徵所謂唐虞五廟是也

馬氏曰經言祖考謂此是舜除瞽瞍之喪祭宗廟之樂說亦可從

來格詩烈祖所謂來假來饗是也蓋其感於神如此虞賓

丹朱也丹朱助祭於虞不稱臣而稱賓猶微子助祭於周

不稱臣而稱客白虎通所謂王者不臣二王之後也特言

在位曰尊於眾諸侯故表異之羣后德讓言朱至難化至

此亦與眾諸侯曰德相讓也蓋其感於人如此鳥獸蹢躅

言蹢躅然而舞史記夏本紀曰爲鳥獸翔舞是也鳳皇來

儀言其來而有儀五帝本紀及說苑修文篇竝曰爲鳳皇

來翔是也

鄭注曰來儀爲止巢乘匹亦可備一說

蓋其感於物如此感神人

及物均感曰是樂而所繫不同蓋祖考尊神故繫之堂上  
鳥獸微物故繫之堂下虞賓乃人之貴者故亦繫之堂上  
而列祖考下鳳皇乃物之靈者故別繫上下具備後而不  
渾鳥獸中耳夫豈謂堂上專曰感神人堂下專曰感物且  
鳳皇之感必待上下具備後而神人及衆鳥獸獨不然哉  
或曰書之夏擊卽明堂位之指擊夏指聲同某氏傳詁曰祝敵  
與鄭氏禮記注合但非無據卽曰文法論鳴球與石磬下  
云擊石搏拊與鼗鼓上下旣不妨互見祝敵之分置上下  
但亦無嫌重複曰祝敵專爲合樂止樂而設而樂之作止  
豈判上下爲兩端愿考諸經如磬鼓類其重設者不一而  
足獨於祝敵未之有聞亦可知合樂止樂上下其此一器

非若他器之可彼此疊見矣鄭氏注禮不同注書蓋曰明堂位上下皆列樂器不得獨磬爲操擊而祝敵一器爲上下所無又與此大異耳何得援曰爲據乎

或曰夏擊義訓旣宗鄭氏何於鄭氏夏擊四器之解不盡遵用曰鄭謂夏擊四器於搏拊固無礙於琴瑟實難通自來言琴瑟多曰鼓曰彈從未有稱爲擊者曰師古注楊雄長楊賦拈隔鳴球有一說拈隔彈鼓也依此似可通曰師古所載一說與鄭注原不相符彼妄意鳴球爲琴瑟故卽曰拈隔爲彈鼓耳若曰彈鼓解可依則琴瑟解亦可從豈經文一句中固有兩琴瑟耶

或曰少穎林氏晦叔王氏九峰蔡氏曰搏拊屬琴瑟說但

可採曰琴瑟之不得言搏拊猶其不得言夏擊耳王氏重搏輕拊之說固未確當卽林氏引古語拊鳴琴及手撫五絃爲說於拊字但畧可據於搏字終覺牽強至蔡氏訓搏爲至拊爲循至循琴瑟語意不嫌無著耶

或曰據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舜廟祭佾不及瞽瞍曰上四親曰禘郊祖宗之祖宗原非祖廟宗廟之祖宗說詳德清許氏文武世室攷何得據此妄謂舜不立四親

廟夫謂舜不立四親廟中庸所謂宗廟饗之者將宗誰氏而此所謂祖考來格者又將考何人豈廟中所宗果卽祭法所云宗堯而舜於堯可從而宗之亦可從而考之耶豈宗非其宗考非其考而孝乃獨全其孝耶誣聖蔑經莫此

仁甚

或曰據孟子館甥饗舜迭為賓主之說堯嘗賓舜舜亦嘗

賓堯此虞賓佾指堯亦得

尚書大傳云唐為虞賓鄭氏釋曰堯為舜賓是其證舜可

賓堯禹亦可賓舜此虞賓佾指舜亦得

大傳云舜為賓客如淳注湛書九疑

賓亦云曰舜為賓客皆其證

曰此所謂賓乃賓於廟非若孟子所謂賓

祇賓於館

在館則情可通而勢可忘在廟則禮必肅而分必辨

若指堯是所祭乃舜

祖考而堯從而助之也指舜是所祭乃禹祖考而舜從而

助之也夫曰堯舜為賓則舜禹已自居於主曰堯舜為賓

則舜禹且視之若臣孟子云堯老而舜攝

鄭氏注大傳亦云舜使禹攝天

子事未有攝其人而轉曰主其人者又云堯崩三年之喪畢

舜崩三年之喪畢未有喪之於死後而反臣之於生前者

曰此談經其視北面朝舜之說相去幾何

或曰作樂必兼聲容曰詠上旣言樂聲白虎通曰下管曰

下爲舞

禮樂篇言舞在堂下引書下管鼗鼓笙鏞曰間爲證

林少穎曰簫韶九成爲

舞侶亦有見曰下管下可互見有舞而本義自指聲言簫韶句可并包得舞而本文明承諸樂聲說何得舍聲而徑目爲舞比而例之若論語聞韶之韶孟子徵招角招之韶與韓詩外傳韶用干戚之韶其爲聲爲舞彼此實難假借而容強爲遷就耶

或曰笙鏞曰間從某氏傳及孔氏疏亦無不可曰某氏傳曰笙鏞爲吹笙擊鐘於義雖無害但二器一小一大曰之配合頗嫌非偶孔氏疏解曰間爲二器迭作更偏枯而失

本義曰呂間從鄭注笙鏞從某氏傳證曰鄉飲酒禮一歌一笙相間於例但覺有合曰鄉飲酒禮一歌一笙原未足盡呂間之義若必援呂爲例則經文止宜言笙鏞字何容錯出曰葉氏謂鐘與笙相應者曰笙鐘與歌相應者曰頌鐘頌或謂之鏞亦得備一說否曰葉氏所論笙鐘頌鐘本非確義依此立說是笙與鏞均之爲鐘而一則與歌相應一則與笙相應於下文呂間意得無鉏鋸不安何如鄭注之包括而渾成耶

或曰鳥獸跄跄有指鐘磬筍簋言者有指笙之形如鳥翼鏞之簠爲獸形言者有據說文鶩鳥獸來食聲謂樂聲象鳥獸聲者鳳皇來儀有謂簫形參差象鳳皇形者有謂簫



聲清細象鳳皇聲者其說亦有一當否曰諸說紛紛穿鑿  
漫無確據要皆惑於鳥獸鳳皇非韶樂所能致耳夫沈魚  
出聽六馬仰秣曰韶巴伯牙之一瑟一琴猶有感輒應如  
此況如韶之盡美盡善其動物致祥又何疑焉本林氏  
蔡氏說  
或曰簫韶蔡氏注別載秉簫一璉某氏傳謂言簫見細器  
備孔氏疏謂小大皆備其說似可互參曰舜樂名韶未必  
獨取秉簫上文統言笙鏞已足見其備詎必繫簫於韶然  
後其備可見耶

洪範惟十有三祀解

洪範惟十有三祀論者多目稱祀不稱年為疑要皆泥爾

事次左傳表商祚嘗言載祀矣書堯典嘗言成歲言歲

月次又堯典三載考績尚孟子引堯典嘗言三年次是商

曰祀未嘗不可曰歲又未嘗不可曰載唐虞曰載未嘗不

可曰歲又未嘗不可曰年案堯典詢事考言乃言底考績

作年禹貢作十有三載夏本紀集解引鄭注載作年釋文

謂馬鄭本載作年河渠書引夏書禹抑鴻水十三年孟子

萬章篇稱舜相堯禹相舜歷年多益相禹歷年少是年為

唐虞及夏通稱也又案祀亦唐虞及夏通稱故尚書大傳

祀十三祀十四祀之文安見周曰年必不可曰祀乎夫

使周不可曰祀則亦不可曰歲而歲之散見於周易書詩

三禮左國孟子諸書者何悉數難終且周不可曰祀商亦

不可曰年而太甲元年胡明著於伊訓見瀋書律口志殷王七十

五年五十九年呂及五六年四三年胡歷敘於無逸無逸及禮

記喪服四制論語憲問又皆稱高宗三年不言惟祀與年可通用故多方對殷民

語其故君乃呂五年言而道其臣我轉呂五祀言也抑觀

周己酉方彝銘云惟王一祀見宣和博古圖楚曾侯鐘文云惟王

五十六祀見錢塘薛氏鐘鼎彝器款識據薛氏及錢獻之說此鐘乃楚惠王器吳彝文云惟

王二祀師遽敦文云惟王三祀並見儀徵阮氏鐘鼎彝器款識周之稱祀

不一而足矣何獨疑於洪範

洛書為洪範九疇辯

古未有曰洛書為洪範九疇者有之自劉歆始

歆曰初一片下六十

五字皆雜書本文說載漢書五行志後大劉顧氏小劉或謂木文三十八字或謂木文二十十字皆因歆說而少變耳

竊嘗折曰經文箕子稱天錫禹祇言洪範九疇未嘗言洛

書

林少穎謂天錫猶天啟其衷云爾非實有物曰與之也

歆去箕子且數十世果何

所據而云爾乎

歆蓋依緯候之書曲為傳會誣經實甚

或曰九疇則洛書猶

八卦則河圖曰繫辭傳徵之歆說但未可厚非曰繫辭傳

則神物效變化象天象皆言聖人作易所由豈則洛書與

河圖獨一屬八卦一屬九疇

本義解此節概言四者聖人作易所由蓋即楊子雲覈靈

賦以圖書為大易之始程子曰聖人見圖書而盡八卦之說而洛書者聖人所曰作八卦朱子又嘗明言之是洛書

屬九疇即朱子亦未嘗據為定論也曰洛書既不別屬九疇殆與河圖皆可

目爲八卦與

孔氏注論語云河圖八卦是也

曰否書與圖特八卦取法之

一端蓋卽所謂遠取諸物云爾蓋亦一觀鳥獸之文云爾

若徑目目八卦是目所取之物所觀鳥獸之文卽八卦也

彼製字觸於鳥跡亦可指鳥跡爲字造車因乎轉蓬亦可

指轉蓬爲車乎由是言之八卦兼法圖書猶不可目八卦

目圖書況洛書無與九疇而猥目洛書誣九疇耶曰宋世

所傳洛書圖與河圖竝出關朗洞極經但有自一至九之

數而無文字但較歆說爲可信曰孔子於圖止言其出於

河於書亦止言其出於洛歆固無從而知其文朗又曷從

而悉其數

恒氏新論謂圖書但有兆朕而不可知

且其數與九疇雖若有合

其義與九疇實不相關洪範乃明道之書胡不求其義而

惟數之是附卽令惟數是附而因書演疇旣取其數之九  
胡緣圖畫卦轉不取其數之十況乎洞極一經據陳后山  
集乃阮逸作據雷思齊說乃楊次公撰其書旣贗其謬更  
無足論也曰宋世又傳有劉牧洛書圖其說若何曰是圖  
與僞關氏均屬臆造而其數則自一至十劉氏又嘗稱圖  
書同出伏羲之世則其與九疇絕無干涉彼固已自言之  
矣

雨霽蒙驛克說

謹案洪範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霽蒙驛當正其字蒙驛當正其序驛克當正其義據史記宋世家說文口部周禮大卜注詩載驅箋史記集解尚書疏詩疏周禮疏霽司馬子長鄭康成裴龍駒賈公彥所見尚書本蓋皆作濟今本依孔仲達作霽雖大指無差而於舊本未免漸失其真蒙司馬氏裴氏所見本蓋皆作霽今史記及集解作霧乃霽之俗體鄭康成王子邕某氏孔仲達所見本蓋皆作霽鄭氏賈氏所見本又或作蟲霽卽籀文霽蟲乃霽之段借驛古文作弟今文作圉弟字又爲悌司馬氏嘗從孔安國問多得古文之說故作世家从古文作悌今史記作涕乃

因篆文立心與水相倡而譌耳許鄭蓋古文學而許引此文鄭注尙書竝作圍蓋依賈逵所校定曰今文爲是也王氏某氏裴氏孔氏賈氏所見本竝同鄭本或謂枚頤所上某氏本經文霽圍已改蒙驛其實不然某氏祇於傳讀蒙驛耳若并改經文孔氏作疏何曰尙作霽圍而謂霽聲近蒙圍卽驛乎然則今本作蒙驛不惟非諸家本并非某氏孔氏本矣凡此皆其字之當正也蒙在驛上誤由某氏傳而孔疏仍之實於古文今文皆失其次觀宋世家圍從古文作梯而梯在霽上是司馬氏所見古文本元作曰梯曰霽不作曰霽曰梯也觀大小注梯依賈逵作圍而圍在霽上是鄭氏所見今文本元作曰圍曰繇不作曰繇曰圍也



觀史記集解引鄭注圍在霰上尙書疏引鄭注王注皆圍在霰上是裴氏所見鄭本元作曰圍曰霰不作曰霰曰圍孔氏所見鄭本及王本皆作曰圍曰霰不作曰霰曰圍也此又其序之當正也鄭改雨濟云雨兆之體如雨然也濟如雨止雲氣在上也此曰雨下雨止相對也解圍霰云圍色澤而光明也霰氣不釋鬱冥冥也圍爲光明其證有三載驅豈弟若依毛傳訓樂易則詩本刺淫不當漫加以美名且下翱翔遊翔爲一類此豈弟與上發夕不應不類乃爾惟從箋豈讀爲闇弟如古文尙書目爲圍而訓圍爲明義例始協孔云上謂初夜卽行此謂侵明而行是也證一也爾雅釋言愷悌發也愷悌亦當如載驅豈弟讀爲闇圍

方與發訓合蓋發有明義詩長發釋文云撥韓詩作發發明也載驅釋文引韓詩云發旦也旦亦明也爾雅訓愷悌爲發實訓闔闔爲明也證二也說文釋書云闔升雲半有半無雖若與鄭異義要其取象亦未始非光明意也證三也零爲氣鬱冥冥則王氏本爾雅立訓謂零天氣下地不應闇冥也足目申之此目一明一闇相對也解克云克如祲氣色相犯也何目訓克爲犯克本有勝義由相犯而相勝義實相生也何目取義於祲據先鄭周禮祗祲注祲乃陰陽氣相侵者克之兆蓋適肖其氣之相侵犯也此不與上相對而別爲一兆也某氏傳於雨霽零義皆同鄭自無可議於闔克忽生異說於義實舛夫霽與雨旣依鄭爲反

對圍與零亦當依鄭爲反對例始符合乃獨訓圍爲落驛  
不連屬不連屬與圍豈相對之義耶孔氏顧強解零爲氣  
連蒙圍目對之連與圍果可合爲一義耶且落驛與絡繹  
同目爲連屬則可目爲不連屬其說何本孔氏依傳立解  
徑釋爲希疎而復援王氏霍驛消滅解目證之亦附會之  
見耳其解克字目爲兆相交鎔徧稽古訓克字曷嘗有交  
鎔之義孔復援王氏兆相侵入解爲證夫兆相侵入與孔  
所引鄭注氣色相侵入說正相符奈何不目證鄭說而反  
目證某氏說耶凡此皆其義之當正也或問孔疏謂龜兆  
有土木金火水不知與此五者同異如何蓋未敢徑分五  
者孰爲土孰爲木孰爲金孰爲火孰爲水也蔡氏集傳乃

直目水火木金土分配雨霽蒙驛克於義果有當否曰鄭氏注占人君占體大夫占色訓體爲兆象色爲兆氣賈氏釋兆象爲金木等釋兆氣卽本大卜注指雨濟等是雨濟等屬色與金木等屬體有別孔氏雖未敢徑分而色體之辨已嫌其疏蔡氏強爲分配其失彌甚斯固無容曲爲之解

楊秦經說卷二

惠安孫經世

關雎解

關雎大義夫子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二語盡之但夫子哀

樂之指求之傳箋集傳終未見著落

齊魯韓解此詩後儒多覺其非若毛鄭

說為世所共宗故不復提起毛鄭說皆本詩序序中折衷

樂淫傷谷為一事且目傷為傷善之心朱子所駁已極明

快故下文專如傳箋說則哀樂即指大如求女言試問大

就求女置辭

似所求將求之本國與禮諸侯不下漁色

此禮記坊記中夫子語鄭氏注

云謂不內取於國中此目下所引雖或止據未有諸侯

周禮言之要之周監二代殷禮當亦大略相同

不內求而夫人獨可曰內求者將求之他國與禮諸侯不

聘為妾

白虎通嫁娶篇曰所目不聘妾何義不可求人曰為賤也春秋莊十九年公羊傳注曰禮君不求賤

未有諸侯不外求而夫人獨可曰外求者且其所曰求之

之故將曰女媵未備與夫諸侯及世子一聘九女娶一國

則二國狂媵本公羊傳莊十九年及白虎通嫁娶篇說豈大姒于歸媵者獨無

其人必待求之既嫁之後乎觀伯姬歸宋晉齊猶爭來勝大姒之不患無媵自不待言

或謂據詩大明正義引孫毓語則文王娶時纔十三四歲

據詩正義儀禮士冠禮正義禮記樂記正義引大戴禮十

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左傳正義及淮南汜論篇漢書律志

娶時纔十一二歲詩正義又云大姒少文王一二歲是大

姒嫁時年實幼甚故未嘗有媵夫嫁娶太早其事本不足

信即前年有是事文王可曰幼娶大姒可曰幼嫁媵獨不可

目幼從乎此固不待援白虎通嫁娶篇好娣離少猶從適

人及隱七年公羊傳注婦人八歲將曰女媵雖備猶須別

求其淑者與夫論禮制則既備必不容再求據白虎通說

目示無再娶之義則大姒不宜再求可知彼來媵伯姬者

在衛晉則為禮加目齊則為非禮況非彼自來而求之自

乎我論德化則淑女更無庸他求聖如大姒凡大夫妻列國

夫人猶將聞風興起曾媵女日在左右顧不能薰陶為淑

而煩勞勞別求日至寤寐反側乎

傳箋解云此二句皆去

尤誤甚文王即位後大妣亦止稱夫人何諱其下更有三

夫人之目乎其日好逮為和好眾妾之怨者於本文句法

亦甚欠如集傳說則文王未娶之先不應豫有宮人即日

自然為王季宮人亦不應代為哀樂至如此之極或曰作詩指

宮人哀樂指文王則文王於既得後即有如是之樂而未

得時未必如是之哀且方其始至宮人何日遽深知其德

而作為此詩乎反覆日思竊意此詩非作於始至其哀樂

非屬宮人

作詩者元末必是宮人亦非實指文王當是后妃既歸其

德大著後詩人仰慕之至因追敘其事代文王設想謂未

得時當有如是之哀既得後當有如是之樂耳

言秣其駒 乘我乘駒 我馬維駒 皎皎白駒

駒之見詩凡五唯角弓老馬反爲駒係是駒本字他如漢  
廣言秣其駒秣林乘我乘駒皇皇者華我馬維駒白駒皎  
皎白駒蓋皆驕字之誤駒爲驕之誤一徵之說文說文於  
駒云馬二歲於驕云馬高六尺是驕宜駕而駒尙未可駕  
也又於駒未嘗一引詩於驕明引詩我馬維驕是作驕有  
據而作駒絕無可據也斯則目說文勘之而皇華之誤較  
然而漢廣秣林白駒從可知也一徵之傳箋傳於秣駒則  
云五尺目上夫五尺目上卽說文所傳馬高六尺若作駒  
不作驕而傳胡目云也箋於乘駒則云六尺目下夫六尺  
目下卽傳所傳五尺目上亦卽說文所傳馬高六尺若作



駟不作驕而箋又胡目云也斯則目傳箋勘之而漢廣株  
林之誤較然而皇華白駒從可知也一徵之釋文釋文於  
乘駒則大書爲驕於維駒則云本亦作驕是二詩均有作  
驕之本而其一直目作驕爲正也又於乘驕下引沈重云  
或作駒字是後人改之皇皇者華篇內同是二詩雖有作  
駒之本而據沈說皆目作駒爲非也斯又目釋文勘之而  
株林皇華之誤較然而漢廣白駒從可知也或曰依是說  
於義則得矣奈於韻不協何曰白駒之駒本不入韻漢廣  
株林皇華依釋文乘驕音讀之其與萋韻與株韻與濡驅  
誼韻自若也

詩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辨

謹案集傳所載平王宜臼襄公諸兒說其失有五一則作之非其時二南諸篇悉本文王太姒之化雖遭風久而猶存要其所附當無過成康自上維目平桓後詩無乃不倫實甚一則采之非其地王姬下嫁既係東周事於召南遭民有何關涉安所取是事而歌之復安所得是詩而錄之一則稱之過其實宜臼之崩在魯隱三年王姬歸齊桓在魯莊十一年平王果係宜臼則太子洩父之卒實先平王所云平王之孫當生於平王未崩以前迨歸桓時其年當不下四十以王姬之貴至四十始下嫁歌之者方將傷年齒之垂暮病婚姻之失時而乃首咏唐棣繼咏桃李曲傳

美盛於託物起興中曾二南中詩顧立言之誣至此一則  
齊桓宜稱侯不宜稱子魯莊十一年王姬歸齊維時桓爲  
齊侯已三年矣豈復有齊侯爲之父者身爲侯不稱侯父  
不在乃稱子於義何居一則齊桓於襄宜稱弟不宜稱子  
據管子大匡篇史記齊世家及杜氏左傳注桓與襄竝出  
僖公襄非桓之父乃桓之兄從而弟之則可奈何竟從而  
子之合而觀之是說之不可用蓋斷斷矣或者遷就其說  
謂桓旣僖子曰齊侯指僖可無目弟爲子之嫌曾孫亦孫  
目孫指桓王女可無稱過其實之病抑思五失雖免其二  
而其三者究何目爲辭至或據魯莊元年王姬歸齊卽指  
齊侯之子爲襄則其失更有甚焉將目是詩爲美耶以襄

獨行𦣻𦣻

今經文省作𦣻

釋文云𦣻𦣻本亦作𦣻又作𦣻案作𦣻之本今見書洪範

正義作𦣻之本今見文選思元賦注檢說文凡部有𦣻几

部無𦣻𦣻蓋卽𦣻之俗譌

玉部廣韻曰𦣻同𦣻皆未免爲俗書所惑

陸李所見

作𦣻之本其先亦仍作𦣻耳𦣻與𦣻二文並行而小徐說

文繫傳於𦣻則云詩俗爲𦣻字

今本𦣻譌𦣻

是目𦣻爲此詩正

字蓋目𦣻下嘗引詩𦣻𦣻也於𦣻則云詩𦣻𦣻本作此𦣻

字是又目𦣻爲此詩正字蓋目𦣻之訓明云獨行也𦣻訓

獨行而𦣻與𦣻均無此訓則𦣻𦣻固俗而𦣻𦣻亦俗說文

引詩言俗義正目別夫目驚視之爲本義也

詩三豳辯

三豳之說有謂風雅頌分見七月者鄭康成詩箋及周禮注也竊謂詩中體裁各別風雅頌固難相混況篇有篇法首尾必相應章有章法上下必相承未有同在一篇而可或風或雅或頌且在同一章而可或風或雅又可或雅或頌者也

案如周禮注所辨豳雅以文義論田畯至喜句亦通不去所樂之田畯明明指神所畝之田畯乃別

屬之人決無此理

甚且後先錯出此之所謂風即彼之所謂雅此

之所謂雅即彼之所謂頌同文異訓互相違伐即曰康成之解還問之康成其將何所適從耶有謂雅頌指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諸篇者朱子詩集傳所載後一說也無論考諸小序其說未見確當

卽揆呂集傳彼大田旣爲頌美其上楚茨信南山旣爲奉  
廟祭其可移而用之祈年乎而猥目曰幽雅乎思文旣爲  
后稷配天臣工噫嘻旣爲戒農官其可移而用之祭蜡乎  
而猥目以幽頌乎雖其中若豐年載芟良耜偕於祭蜡可  
通用若甫田之御田祖祈甘雨偕於簫章祈年田祖之文  
適相符然彼有猥簫而無琴瑟此有琴瑟而無猥簫其文  
仍未悉合而豐年三篇究無一語足爲幽頌左證則其說  
固未可憑矣有謂風雅頌皆指七月全篇而變其音節者  
詩集傳中亦存此說而景文王氏詩總聞言之特詳夫簫  
章所云猥幽雅猥幽頌與上猥幽詩文法一例皆據現有  
樂章若必曰雅頌之器合簫然後名雅頌經文何不變例

云曰雅器歛函曰頌器歛函而直云歛函雅歛函頌曰經

文於歛函詩上祇云擊土鼓

景文謂函詩曰鼓鐘琴瑟合簫乃杜撰耳

於歛函

雅函頌下亦祇云擊土鼓彼果何所據而云別有雅器頌

器乎即曰雅器頌器論甫田言琴瑟擊鼓雅器中何嘗無

琴瑟有瞽言簫管備舉頌器中何嘗無簫管乃緣誤生誤

既曰雅頌之器解函雅函頌復曰笙師眡瞭所掌諸器實

雅器頌器

案笙師教誦樂非教函雅眡瞭亦未嘗言及函頌應雅頌磬之雅頌又與風雅頌之雅頌迥別

何得漫指所掌諸器為雅器頌器其曰笙師十一器為十

二器眡瞭三器為四器與瞽瞭二聲四器之說同一舛誤

更無庸耳推其說幾欲使簫章祈年之職兼屬笙師祭蜡之

舉分任眡瞭憑臆生義謬悠至此東發黃氏顧擊節其考

訂之精抑獨何與

近或力中景文說謂風詩實有可雅可頌之例觀大戴禮投壺言雅八篇可歌

鵲巢諸詩居其五晉樂志言漢杜夔傳舊雅樂四曲騷虞  
伐檀居其二可見抑知二書所謂雅與鄭聲亂雅之雅同  
乃統凡正樂而言彼本無風雅之分或問三說旣從不得  
初非緣器而易其名何得強援爲例介甫王氏說殆可備一解乎曰然謂之幽雅幽頌必是雅  
頌中稱述幽事者而後竟亡之耳黃氏曰抄駁介甫說其  
論亦有當乎曰否夫幽雅幽頌乃述自後世詎謂作自居  
幽時若就居幽時言不特無所謂雅頌亦何嘗有詩內幽  
風旣係後世所述安見可述之爲風獨不可述之爲雅頌  
必曰雅頌不宜言及幽事公劉一篇獨非言幽事耶登之  
大雅又何曰說焉



匪鵽匪鳬辯

案鵽鵽之省變也鳬鳬之俗誤也說文引詩匪鵽匪鳬乃其正字也鵽一名雕其字亦或作隹說文於雕下云鵽也於鵽下又云雕也所曰明鵽雕之爲一物也於隹下云鵽或从隹一又云一曰鵽字此鵽字蓋本作鵽字所曰明鵽隹之可通爲一字也隹可通鵽故鵽首鵽火鵽尾之鵽亦當爲鵽周禮斬人鳥旟七旂卽司常鳥隹之旟今文鳥隹字皆作隹而鳥隹之旟卽曰象鵽火其明徵也詩左傳奔奔賁賁之鵽亦皆爲鵽據禮記表記詩奔奔卽傳賁賁而童謠曰賁賁言鵽卜偃卽當曰鵽火之鵽又其明徵也至若伐檀之縣鵽釋鳥之鵽鵽內則之鵽羹斯則其物爲鵽屬其字乃鵽之變變

為鴉與變雉為鴉  
變鴉為雉一例

非讖之變固無庸強曰相目耳鴉即今

之鴉其字蓋始變為鴉後乃復變為鴉鴉之變鴉也猶讖

之變鴉也

釋文云鴉  
字或作

鴉之變鴉也猶讖之變鴉也曰苐聲

之字例觀之蚺本从苐而變為蜺鴉亦本从苐而變為鴉

其源流又適相合也鴉為鴉變體故詩咏匪鴉而正義徑

稱鴉孟康鴉大雕也與說文鴉鴉鳥也語不相襲而正義

合引之曰解鴉誠曰說文就鴉言鴉孟康則俗雕曰明鴉

其指初非有二也旱麓之鴉飛戾天正義亦引說文鴉鳥

訓其均之為鴉固不待言者然則正義既以鴉解鴉其引

說文何亦同今經文作鴉曰鴉之變有二其一則由鴉而

鴉而鴉形改而音與義尚未改其一則由鴉而載而鴉形

譌音譌而義亦隨目譌正義曰鳶當鵟蓋亦承譌而然非  
必盡由近刻之失然彼未知鳶之非鵟而猶知鵟之爲鵟  
目視釋文但知有鳶不知有鵟但知鳶之同載

中庸釋文  
云鳶字又

作不知鳶之卽鵟其識固遠過之矣

或問玉篇鳥部目鳶同鳶與鵟判而爲二廣韻平入分載  
鳶鵟於鳶總不之及目集韻較之優劣何如曰二書於此  
自不及集韻但集韻罔音下附鳶於鵟大義雖粗通而於  
主從之分殊嫌倒置沿音下冠鳶於鳶載本體雖略正而  
於形聲之謬未能廓清若於前刪去鳶鳶載於後目鳶爲  
正文鵟爲重文注云說文鵟鳥也或作鵟則盡善矣

考定葭莢蒹葎葦諸名義

案葭也蘆也葦也莢也亂也騷也蒹也蒹也蒹也葎也其爲々則九而其爲物則二也何曰物區爲二曰其體則一大而一細也其中則一空而一實也何曰名析爲九其大而空者一物而三名則曰其未秀而名之葭曰其已秀而名之葦而葭之別名則爲蘆也其小而實者一物而六名則曰其未秀而名之蒹曰其已秀而名之蒹又曰其初生而名之莢而蒹之別名則爲蒹莢之別名則爲亂爲騷也斯其義各有當固質之夏小正傳詩毛傳說文及諸經注義疏而歷歷可徵者也然則其名亦可渾而言乎曰可詩戒踐履未秀而輒曰葦曰葦是葭與葦可渾言而莢與蒹從可

知也說文解荏已秀而仍曰藪釋焉是荏與藪可渾言而  
葦與蘆又可知也爾雅條釋葭蒹莢而其上直曰葦醜芳  
冠焉其下復曰其萌蘗該焉是荏亦可統曰葦而葦與荏  
之秀可通名芳其始生可通名蘗也斯又其名之可渾而  
言也然則毛傳於毳衣如蒹曰蘆之初生說文於藪下曰  
八月藪爲葦其亦從渾言例乎曰否蘆之初生蘆當作荏  
本戴氏本八月藪爲葦葦亦當作荏本段氏蘆當作荏曰  
鄭詩考正說文知之亦卽曰毛傳知之傳乃說文所本不應說文指  
荏傳反鎔言蘆傳於八月荏葦明云藪爲荏葭爲葦此與  
傳葭蘆莢藪互證亦與夏小正傳亦不應於此忽舍荏而  
荏未秀爲蒹葦未秀爲蘆互證及蘆也葦當作荏曰毛傳知之亦卽曰說文知之說文卽

述傳爲訓不應傳指荏說文獨混言葦說文於荻下明云

荏之初生一曰葦

此與荏葦也互證

亦不應於此忽舍荏而及葦

也蘆與葦之爲字誤斷斷也然則李巡樊光等注釋草九家注易說卦陸氏釋文解曲禮內則孔氏正義解曲禮其於渾言例亦有合乎曰李樊等注見詩碩人大車正義李於葦蘆莢亂云分別葦類之異名著一類字語意本圓正義又稱李樊等曰蘆莢爲一草則太混而無別矣九家陸孔或曰荏葦爲蒹葦或曰荏爲葦曰荏爲蘆其失維均然則陸氏詩疏

見蒹葦正義

郭氏爾雅注嚴氏詩緝皆於蒹莢各

不相混其說若何曰如陸說則蒹別一水草與葦莢了無關涉詩何曰合稱蒹葦爾雅何曰概稱葦醜郭嚴說於詩

爾雅但可通折曰說文則蕝與莢皆未成之桂而蕝復較  
莢稍長何得云但桂何得云中者莢而小者蕝恐其說亦  
未爲得也然則葭蘆葦三名外見爾雅者尙有華一名何  
曰絕不之及曰葭之名華義殊可疑近段氏說文注謂葦  
華大於桂華故葭一名華程氏通藝錄謂葭華猶云葦華  
說文芳訓葦華故此曰葭華申葦醜芳二說亦未見確當  
據李善文選東京賦注此葭華蓋本作葭葦本阮氏校勘記經於  
葭言葦注於葭葦言蘆於葭蘆言葦猶之說文於桂言蘇  
凡皆通始終曰互著其義耳然則選注旣足據詩七月正  
義引葭華及舍人注葭一名華華亦竝當爲葦乎曰然華  
本皆爲葦故詩正義引此及葭蘆經注爲下初生爲葭長

大爲蘆成則名葦張本

本校勘記

若如今本作華正義下文未

嘗一言及華所引只須葭蘆經注胡爲贅及葭華經注且  
作華果是則選注葭葦亦係葭華之譌葭華之難曉孰與  
葭蘆之較著李又胡爲不引彼而特引此也



兼廉注侶桂而細桂字非誤說

邵二雲正義謂注侶桂而細依宋本當作侶藹案宋單疏

本述注及今注疏本竝作侶桂詩正義兼藹詩緝兼藹七月藹韻會

兼下引此注藻書集注史記索隱並司馬相如傳引郭子虛賦注

亦竝作侶桂今本藻書集注桂並作藹藹者即桂之譌體蓋桂本作桂

俗多誤作藹因復誤爲藹也詩緝所引乃南宋本其謂兼小於桂正據

注立說桂字固不容有誤集注索隱所引一則冠目兼荻

也一則冠目兼蔽也皆即目藹詁兼決不謂兼侶藹桂字

更不容有誤而子虛釋艸注出一手又安得云彼非誤而

此獨誤也

附藹字考

邁字始箸於廣雅荻字始收於玉篇蔽字僅見於史記索  
隱據廣雅云荻邁也邁荻也郭注蒹蒹云江東呼爲蒹蘼  
玉篇云邁荻也荻同邁蒹荻也詩碩人正義引陸機云蘼  
或謂之荻漢書司馬相如傳集註引郭璞云蒹荻也貨殖  
傳集注云荻蘼也卽今之荻也廣韻云荻荻也蒹荻未秀  
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引郭璞云蒹蔽也江東人呼爲蘼  
蔽下蔽字本或謬蒿邁蓋蒹荻之通稱荻乃邁之或體而蔽又  
邁之俗字也

左傳澤門之哲澤字不當作皋說

或問此澤門自唐石經目下諸本皆無異文獨詩大明經正義引作皋門意諸本皆沿杜本孔氏乃別據服本歟曰服本果異杜本孔於左傳正義何目絕不之及據陸氏釋文詩正義所引蓋卽俗作之誤本耳何目知其誤曰宋澤門不得爲皋門猶之古皋城不得爲澤城

皋城誤澤城見水經潁水主

其誤一耳然則侯國皆有皋門

此據書大傳詩箋三禮疏義諸說

何宋獨

無之曰侯國本無皋門何宋獨有之何目知侯國無皋門曰王國三門惟路門諸侯所同其皋與應乃天子所獨觀明堂位侈陳魯事說多近誣亦不過稱其庫雉之制上擬應皋他可知矣然則澤與皋何目互誤曰致誤之緣大約

有四澤傍舉字篆本作舉下體於舉略近據五經文字說文蓋本作舉於

舉尤又或作舉類篇曰舉為古文舉上體於舉亦略近而舉字隸多

作皐又作皐皐上體倒目即與舉類又省人即與舉類故

俗書皐往往訛舉又訛舉如列子天瑞篇其壤舉如即荀

畧篇荀子王霸篇舉牢天下後漢書馬融傳注引舉作皐春秋繁露九

卷大夫舉即左傳哀二列女傳舉陶即虞書皆顏氏家訓

書證所謂舉分澤片者也舉譌為舉因之澤轉譌為澤如

史記天官書其色大圜黃澤即黃又楊氏荀子正論篇注所謂俗

書澤字作水傍舉者也今本正文及注舉並作舉傍如水

即為澤澤傍去水即為皐易誤一也古書澤字或省作舉

如孫叔敖碑收九舉之利妻壽以舉為澤字案碑文舉誤與東觀漢記馬援傳成舉丞

卽泉字爲四下幸誤是也澤之省俗與泉之俗譌同字異  
四下羊同特爲正之讀閱者或見爲省俗則沾之成澤或見爲俗譌則正之作  
泉易誤二也古書澤字又或俗用臭說文大部臭古文目  
爲澤字玉篇是也臭下加十卽爲泉泉下去十卽爲臭易  
誤三也泉與澤義本相近析言則別渾言則通易誤四也  
審乎此而澤與泉之所由誤可了然詩正義所引之不足  
據蓋斷斷矣

問春秋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晉不書子秦不書

帥其義云何

晉人謂誰謂晉子也晉子則曷爲乎人之或曰人眾詞也  
言眾所共憤也夫曰共憤書人惟討賊爲然豈概施之戰  
事或曰稱人諱也善其用師而嫌其釋殯故特爲諱之也  
夫其事誠善卽有微嫌何庸曲諱或曰人貶詞也晉之惡  
特比秦爲輕耳春秋未嘗不罪之也夫謂春秋罪晉說亦  
近是然其罪之只在書敗不在書人罪之在書敗所謂直  
書其事而善惡自著也如必曰書人爲貶彼背殯從戎不  
書人而書爵如衛侯者見桓十三年豈誠取而褒之耶且曰楚  
之肆害小國而或人或子紛紛不一豈其於書人外概無

所譏耶然則其人之奈何曰春秋將卑師少例書人

本公羊隱

五年傳

晉於是役蓋不目晉子告而目微者聞乎

本杜氏集解

目

微者聞而實則晉子春秋何不深核其實曰哀公元年吳敗越于夫椒春秋且并其事無傳焉蓋彼不來告舊史無從而載之春秋曷從而增之然則彼詭爲告舊史旣從而人之春秋又曷從而子之然則秦師實主自三帥其不書帥何也曰春秋書敗某師及敗某凡十有四始隱十年敗宋師終定十四年敗吳大抵皆不書帥耳於秦乎何異或謂春秋於見敗者雖不書帥而其帥見獲或見滅若僖元年黃棼昭二十三年胡子髡沈子逞陳夏齧春秋皆備書之惟文十一年長狄僑如及是年白狄子不書秦三帥

見獲亦然春秋殆狄秦乎此說蓋因公羊穀梁二傳而少變之其實二傳固誤此說亦非蓋目稱秦不稱師爲狄秦則左氏與穀梁明明有師乎何得目一家傳本之異改歷代誦習之經目不言戰而言敗爲狄秦則凡春秋中書敗某師者何一非不言戰而言敗將何一而非狄而胡獨狄一秦目三帥見獲不書爲狄秦豈目書三帥見獲卽無目見秦之罪而春秋於莒挈胡子髡沈子逞陳夏齧鞏固猶從寬宥之條耶夫是役首咎在秦其罪固不待貶絕而見者也紛紛穿鑿何爲焉



齊侯疥疥字不當作疥說

案此疥本疥搔之疥其證有十說文傳左氏古文而疒部

引春秋傳作疥證一顏氏家訓云徐仙民音介

書證

陸氏

釋文云舊音戒證二家訓云世間傳本多爲疥證三孔氏

正義云先儒舊說皆爲疥證四釋文云梁元帝音該依字

則當作疥曰當作疥是元帝正文尙自作疥證五正義引

袁狎云疥當爲疥曰當爲疥是袁氏正文亦仍作疥證六

定本陸本皆作疥孔氏雖曰疥義爲是而所據本亦同作

疥又孔與陸皆未嘗言有作疥之本證七曰注義核之注

解疔爲瘡不先解疥爲瘡是杜氏本元作疥

疥疾眾所其曉故杜無訓

諸證八曰傳例因事曰遂推之若疥本爲疥則疥已是瘡

胡乃言遂疔

此釋文說

證九目病勢輕重差之若疥本爲瘰則

瘰重疔輕

此據說文

先瘰後疔乃瘰疾將愈之驗又胡得言遂

疔而綴日期而不瘰證十自梁君臣欲曰瘰易疥而顏氏

遂私改之而孔氏且謂梁主之言信而有徵其實諸家於

瘰疾之重輕尙且憤憤亦多見其無事自擾耳

蕞即蕞之或字說

案蕞字說文云艸也从艸為聲

左傳釋文于委反是也

蕞字

不見說文蓋即蕞之或體春秋左傳中若鄭蕞邶周蕞國

晉士蕞魯蕞氏楚蕞氏或从為或从遠或為邑或為氏或

為名其實本一字耳蕞蕞本一字故有均此一氏而彼此

人不妨錯出如左傳於館于蕞氏作蕞

見隱十一年今本蕞作為據史記集

解引服注蕞氏魯大夫是服本元同史記作蕞今本恐因形近致誤如史記今本亦有誤作為者風俗通怪神篇隱

公將祭鍾巫遇賊為氏應氏所據左傳本蓋亦作蕞於蕞氏之簠作蕞

見昭十一年蕞氏之先蓋

與隱所館之於楚蕞章

見桓六年蕞啟疆

見襄廿蕞罷

蕞射

見昭五年蕞洩

見昭十年蕞居

見昭廿蕞越

蕞固

見哀一

等作蕞於蕞賈

見僖廿

蕞呂臣

見僖廿

蕞艾

獵

見宣十一年

等作薦是也有均此一人而彼此書不妨錯出

如楚薦賈薦掩左傳作薦漢書

古今人表

作薦是也且或均在

此書而前後文不妨錯出如楚薦子馮襄十五年傳作薦

廿一年廿二年傳作薦薦掩襄廿五年傳作薦昭十三年

傳作薦又廿五年傳薦子馮薦子互見上作薦下作薦是

也或均之此文而彼此不妨錯出如襄十八年傳薦子馮

諸本作薦陸氏所據本作薦

釋文云本又作薦

廿年傳薦掩諸本

作薦唐石經及宋本作薦昭十一年傳薦氏諸本作薦陸

氏所見本又作薦是也顧氏玉篇大徐說文新附乃別出

薦字訓義

一引楚薦章一引楚薦子馮

與薦區而爲一是未知薦薦之

無容岐視也

禘郊祖宗說

謹案祭法禘郊祖宗斷曰鄭氏祭祀配食之說爲確曷配乎爾禘郊則配天於圜丘祖宗則配帝於明堂也何曰知禘爲配天曰其敘郊上知之何曰知祖宗爲配帝曰其次禘郊下知之孝經言郊稷配天而此曰禘敘郊上則禘與郊同爲配天審矣禘與郊同爲配天而祖與宗次其下則祖與宗同爲配帝又審矣然則外此亦有可證者乎曰禘爲配天其證有二周禮大司樂圜丘之祀鄭氏卽詁曰禘是此之禘卽彼之圜丘而禘黃帝禘嚳之爲配天無疑也證一也王制云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若曰禘皆廟祭則其牲當與烝嘗同用把握不當與郊同用繭

栗而郊禘。栗與烝嘗把握楚語胡對舉而別言之。是楚語所謂禘卽王制所謂祭天而禘黃帝。禘嚳之爲配天又無疑也。證二也。祖宗爲配帝其證有九。書堯典云受終于文祖。又云歸格于藝祖。鄭注謂文祖藝祖猶周明堂是明堂稱祖之見於虞書也。證一也。洛誥云承保乃文祖受命。民鄭注謂文祖者周曰明堂曰稱文王是明堂稱祖之見於周書也。證二也。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曰配上帝。證三也。詩我將序云祀文王於明堂。證四也。樂記祀乎明堂。鄭注謂文王之廟爲明堂。制祭義祀乎明堂。鄭注謂宗祀文王夫祀明堂同則宗祀文王亦同。樂記祭義總曰明文王之配帝耳。證五也。大戴禮盛德云或曰爲明堂者文王

之廟彼蓋曰文王配帝於此故卽指爲文王之廟耳證六也易豫象傳云先王曰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曰配祖考言配帝卽曰言其配之於明堂言配祖考卽曰言夫配之者之兼文武也證七也洛誥又云禋于文王武王據周禮大宗伯職禋祀乃祀上帝禮此言禋卽曰言祀上帝于明堂言于文王武王卽曰言文武之並配上帝也證八也僖九年左氏傳王使宰孔賜齊侯胙其辭云有事文武據大宗伯鄭注廟祭胙肉祇賜及同姓此曰文武胙賜齊蓋此胙乃配祭明堂之胙祖功宗德非同姓所得私故齊雖異姓亦得與斯賜耳證九也然則明堂配帝孝經與鄭此注義旣相符何文王稱宗與此祖文宗武文乃互異曰依鄭

注祖宗乃係通言故孝經宗文與此祖文宗武文不妨互異猶之下文先宗後祖與此先祖後宗文不必盡同也然則曰祖宗例禘郊將禘郊亦係通言乎曰祖宗同在明堂既可通而言之禘郊同在圜丘何不可通而言之惟禘郊可通言故此稱禘郊楚語稱郊禘其辭無嫌錯出而韋氏注楚語亦祇總釋爲祭天也然則祭祀配食義旣宗鄭而禘郊並屬圜丘實與鄭不盡合無乃有惑於王氏之說乎曰郊卽圜丘是說非發自子邕據張融所引自董寬夫劉子政馬季良皆謂周禮圜丘卽孝經郊祀孝經注郊謂圜丘祀天也正義指爲孔傳文是鄭說未出之先漢儒元多主是說也且就鄭說攷之長發箋嘗云大禘郊祭天矣大



傳注嘗云大祭曰禘謂郊祀天矣彼合禘郊爲一卽曰此注所謂郊者禘禘今參酌而折衷焉卽曰此注所謂禘者詁郊曰漢儒說正鄭說仍卽曰鄭說正鄭說耳然則禘郊既係通言而禘者一人郊者一人得毋嫌於二配乎曰明堂不嫌有二配圜丘何獨嫌乎二配然則或分祖文宗武爲二一配五天帝一配五人帝其說若何曰此說視曰武王配五神於庭者雖稍近理揆曰鄭義要亦穿鑿之見耳然則或解雝序禘太祖謂此亦明堂之祭武王爲宗故文王爲太祖其說若何曰此說混圜丘於明堂混禘於祖宗謬悠實甚然則諸儒解禘及祖宗多與鄭爲難其說皆無一當乎曰諸說紛紛於禘尙無礙於祖宗實難通試思舜

於堯爲何人誣甥舅爲祖孫無乃宗非其宗而夫子顧曰  
宗廟之饗深贊爲大孝耶且周既祖后稷復祖文王惟文  
王爲明堂之祖故與后稷爲宗廟之祖無妨各成其尊耳  
若竝爲宗廟之祖曾宗廟固有二祖耶抑曰廟制言之周  
七廟實兼二祧若曰二祧當祖宗則祧乃廟之遷者祖宗  
乃廟之不遷者何容名實乖舛乃爾若祖宗宗不稱祧而  
稱世室是周有二祧而自後儒附會遷就乃竟有二不祧  
也反覆目觀而祖宗之說之誤不昭昭耶祖宗旣誤而祫  
說之有未允不從可推耶

天子諸侯門大夫士房室攷

謹案門之制天子諸侯皆曰三爲節天子三門外曰皋門  
次曰應門次曰路門禮記明堂位所謂天子皋門天子應  
門書康王之誥所謂應門之內周禮攷工記所謂應門二  
徹參个春官小宗伯所謂路門之外夏官司士所謂路門  
之右路門之左皆其證也皋高也遠也言最高而在外也  
應居此曰應治也應治出政故爾雅釋宮謂之正門天官  
閽人又謂之中門曰其中於內外門也書顧命又謂之南  
門曰其前於路門也某氏傳曰南門爲路寢門非是路大也言其門係於  
大寢也門係大寢故夏官太僕謂之大寢門地官師氏又  
謂之虎門曰其門中畫虎也顧命又謂之畢門曰門至此

而畢也路門之名通於諸侯皋應之名則專屬天子朱子  
傳詩縣篇皋門應門謂意太王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其  
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呂為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  
焉是也或謂天子兼設庫雉其有五名先鄭闡人注後鄭  
縣詩箋明堂位注孔氏顧命曲禮檀弓正義皆主此說不  
知求之遺經實無的據其言固未可為典要也

諸經唯郊特牲獻命庫明

之內倡可為天子有庫門之證但鄭注云庫或為廢是經  
文實庫廢鎔出也抑目哀廿一年左傳所載齊皋歌與慶  
韻推之古者皋廢聲蓋略近安知或  
本非元作皋後因聲近而訛為廢乎諸侯三門外曰庫門

次曰雉門次曰路門檀弓所謂君復於庫門自寢門至於  
庫門哭於庫門之外既葬而經不入庫門郊特性所謂繹之  
之於庫門內明堂位所謂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

春秋定二年所謂雉門及兩觀災魯頌閼宮所謂路寢孔

碩

路門本曰路寢得名言路寢則有路門可知

皆其證也庫言其有所藏也雉

言書雉於此也穀梁傳桓二年又謂之闕門曰其縣象魏  
於此也路亦取大義與天子同取於大蓋與天子各成其  
尊也路門與天子各成其尊而庫雉則降於天子一曰由  
君國之體一曰嚴等威之辨也或據書多士大傳詩鯨箋  
賈氏儀禮聘禮周禮閼人疏孔氏檀弓明堂位正義謂諸  
侯三門唯魯有庫雉他國皆爲臯應夫魯本侯國魯制卽  
侯制耳檀弓言魯之庫門經不入春秋言魯之雉門被天  
灾明堂位言魯之庫門雉門擬天子臯門應門非謂庫雉  
獨魯有他國不得有也況檀弓諸庫門除經不入句與郊

特牲庫門皆泛論侯門是他國亦與魯同有庫門可知既  
同有庫門則亦同有雉門可知若皋應之設於諸侯諸經  
實無一語道及奈何舍可據經文從傳箋疏義說乎孔氏  
正義引襄十七年左傳皋門之哲證諸侯有皋門以杜注  
核之左傳元作澤門其作皋者釋文已斥為誤雖陸氏止  
據杜本孔氏或據服本但未可遽定其非然孔氏作左傳  
正義亦未嘗於杜本外指明服本作皋則作皋之本在孔  
氏仍未敢確信為必然而謂又案房之制自天子諸侯下  
兄為諸侯有皋門之證乎

達凡大夫士皆兼有東西房東房謂之左房西房謂之右  
房凡言左皆曰其有右也言東皆曰其有西也儀禮少牢  
饋食禮云薦自東房是大夫明明有東西房也鄉射禮記  
云薦出自東房特牲饋食禮云豆籩鉶在東房記云賓與  
長兄弟之薦自東房是士明明有東西房也聘禮云君使

卿還玉于館賓受圭退負右房而立記云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是賓館之房卽大夫士之房而呂右名斯尤大夫士有東西房之確證也凡此皆謂房之在廟者也而推之在家之房如士昏禮所云側尊無醴於房中士喪禮所云男子髻髮於房內則所云妻抱子出自房者其兼有東西亦從可知矣而賈孔義疏乃因鄭氏大射儀注云人君左右房公食大夫禮記注禮器注云天子諸侯左右房遂徑斷曰大夫士僅有東房夫少牢諸篇所言東房與公食大夫禮記所言東房文法本自一例乃於彼則謂言東房對西房於此獨不云爾屈經從注強爲遷就於本義尙云有當耶至聘禮與記兩右房一屬君一屬大夫士鄭於此

亦無異說賈復轉一解曰今不在大夫廟於正客館目曲  
護其大夫士直有東房之說尤其謬之甚者乎又案室之  
制大夫士與天子諸侯同在堂北左右房之中而其中自  
有降殺目大夫士言之昏禮賓升當阿致命阿棟也是大夫  
士之室設於棟北也少牢禮主人獻祝設席南面祝拜於  
席上是大夫士之室獨見迫狹也此皆目言乎廟室也其  
室之在家者士喪禮云死於適室鄭注適室正寢之室也  
賈疏天子諸侯謂之路寢大夫士謂之適室亦謂之適寢  
故下記云士處適寢總而言之皆謂之正寢是大夫士皆  
有正寢也記又云朔月若薦新則不饋于下室鄭注下室  
如今內室賈疏下室爲燕室故鄭舉滌法況之是大夫士



皆有燕寢也內則云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鄭注側室

謂夫之室次燕寢也

夫本多作夾誤

孔疏側室又次燕寢在燕寢

之旁是大夫士皆有側室也

下文又云庶人無側室者可見自士目上皆有側室

又

云子生三月之末漱澣風齊見於內寢鄭注內寢適妻寢也是大夫士皆有適妻寢蓋亦其妻之正寢也妻有正寢則亦有燕寢等而次之正寢在前正寢之後爲燕寢燕寢之旁爲側室燕寢之後爲其妻之正寢燕寢其作室之序蓋大略如此又案喪服傳云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賈疏引內則命士曰上父子皆異宮證之是士大夫之別室殆又有出乎正寢燕寢側室之外者矣

袒裼襲襍

謹案古人被服之節有時而袒有時而裼有時而襲其制

各異今且依經而言其大略焉袒與裼皆捲起衣袖而裼

必有裘袒不盡有裘其不同一也袒分左右禮事袒左大射儀士喪禮

皆言左袒是也刑人袒右觀禮言右內袒是也裼則左右皆然故聘禮於裼不言左右其不

同二也裼止捲正服之袖曰露裘袒則或捲正服之袖曰

露裏衣鄉射禮記云袒纁襦袒朱襦是也或并捲裏衣之袖曰露臂所謂肉袒

是也或又并捲其裘之袖曰露臂所謂袒裼是也其不同三也此袒

與裼之別也裼與襲同一裘上正服而裼則捲兩袖曰露

裘襲則垂兩袖曰揜裘何曰知同一裘上正服如緇衣朝

服也鄭風稱緇衣之宜言其宜於朝也孔子緇衣羔裘未聞於羔裘上先

有他服亦未聞於緇衣上更有他服目揜之是可知同一

裘上正服也

觀聘禮公側襲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間裼降立頃刻間裼襲互用亦可見其同爲一服

也

何呂知裼則捲兩袖曰露裘襲則垂兩袖曰掩裘檀弓

云鹿裘衡長袂袂裼之可也於裼言袂明乎捲上服之袖曰露鹿裘之袖也袂不別言左右明乎兩袖皆捲也裼旣捲其兩袖則襲爲垂其兩袖從可知也兩袖皆捲而裘之美於是乎著於外玉藻所謂裘之裼也見美也兩袖皆垂而裘之美於是乎蘊於內玉藻所謂服之襲也充美也此裼與襲之別也凡此皆依經而言其大略也若夫前人著解紛紛其誤一十有六敬齋蔡氏辯之已詳茲不復贅

周禮賦稅征斂辨

周禮有稱賦爲稅者如掌交之九稅卽大宰之九賦是也  
有稱賦爲貢者如閭師九穀草木等貢卽其所徵之賦是  
也有稱賦爲斂且合稱爲稅斂者如司稼所云斂法司書  
小司徒所云凡稅斂皆卽他職所云賦是也有稱賦爲征  
且合賦貢而稱曰征者如載師園廛漆林之征夫家之征  
皆統曰徵賦均人所掌之地征卽凶札所免之財賦司市  
司關之市征征廛卽大宰關市之賦又如司書所掌九正  
鄭氏詁爲九賦九貢正稅大司徒所制地征卽所曰令地  
貢斂財賦皆是也凡此皆其義之可通者也而亦有未可  
強通者如大宰小宰大府內府司會竝曰九賦九貢對舉

則賦與貢有辨矣遂人目今貢賦起政役對舉則貢賦與  
征有辨矣且貢稅斂可目名賦而目之名大司馬所制之  
賦則不可賦稅征斂可目名貢而目之名大行人所掌之  
貢則不可則賦與貢稅斂皆有辨而貢與賦稅征斂又皆  
有辨矣不宣唯是賦曰九賦貢曰九貢稅曰九稅征曰地  
征力征卽均之爲賦爲貢爲稅爲征而其不能無辨固昭  
昭也而軍賦之別於田賦朝貢之別於常貢更無論也蓋  
甚矣讀周禮之不可目不詳審也